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316

12
門牌卷

趙氏春秋集傳序

東山趙子常先生元季師事九江黃楚望傳春秋之學著屬辭補註師說三書爲三傳之學者尊稱之先生復有集傳十五卷則先屬辭而成者自序言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迨後屬辭成以集傳義例微有未合更須討論至正壬寅先生再著其書至昭公二十七年以病輟筆門人倪尚誼援先生之義續成之即今書也先生常謂屬辭特推筆削之權而集傳大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春秋之旨方完則是書宜與屬辭并行也明矣予得千頃堂藏本因論次焉竊觀宋元之際新安沐浴紫陽之澤

通志堂

老師宿儒多出其閒若雲峰雙湖兩胡氏定宇陳氏仲弘倪氏見心程氏皆能著書推明朱子之學其與先生同時又有環谷蓉峰兩汪氏風林朱氏與先生輔翊開代脩明禮樂爲世儒宗其纂輯羣言羽翼往說如環谷之纂疏者亦有其人然未有逈然特出能得知我罪我之義如先生者先生蚤見楚望即告以窮經之要在乎致思于是深悟夫魯史有一定之書法聖經有筆削之大旨魯史亡而聖人所書遂莫能辨獨幸左氏傳尚存遺法杜預注左于史例推之頗詳公穀二氏多舉書不書見義其後止齋陳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爲有徵故先生爲集傳本之二家而兼采衆說要使學者即策書之例以求筆削之旨則知聖經不可以虛詞立異破碎牽合以爲說而後聖人之經明矣故朱風林一見其書輒曰前無古人其推服之如此豈同時諸儒所可及哉先生卒後門人輯成藏弆故人不見嘉靖中東阿劉隅始得其書于先生鄉人汪元錫而屬教諭夏鍠傳之噫後之學者知三傳之不可廢不僅抱遺經以究終始者豈必賴是書也夫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東山趙先生著春秋集傳屬辭左氏註解共若干卷屬辭左氏解汪左丞刻之東山書院惟集傳無聞弘治間墩篁先生嘗遍求不獲正德戊辰予偶知是書藏于程文富氏屢借鈔不獲嘉靖戊子提學御史東阿劉君按徽下令求是書予語有司就文富氏索之而後是書始出然則斯文之顯晦固有時邪劉君以原本藏之學宮休邑劉判簿時濟恐其抄録日久不免魯魚亥豕之訛屬夏司訓鐩重加校訂捐俸刻之俾與屬辭並行于世嗚呼春秋者聖人之刑書也夫子生丁季世有德無位於是假魯史以修經褒善貶

惡垂法萬世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東山先生聖人之徒也憤胡元之亂甚於春秋築居東山集傳諸書之作固吾夫子修經之意也中嘗一出與左丞起兵保捍鄉井十有餘年一郡晏然此吾夫子相魯會齊夾谷卻萊兵之時也先生其善學夫子者乎世人讀先生之書與先生之文者知其問學不在宋潛溪諸公下而不知先生平生慷慨大節亦自卓卓如是予忝先生鄰人兩登東山徘徊竟日恨生也晚不得供灑掃之役判簿君以刻書之故相諗遂不辭而爲之序先生九原有知當不以予爲妄也嘉靖十一年壬辰秋七月朔後學東峯汪玄錫書

春秋集傳有序東山先生所著初槀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刪削迄丁酉歲成編既而復著屬辭義精例密乃知集傳初槀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且謂屬辭時推筆削之權而集傳大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春秋之旨方完歲在壬寅重著集傳方草創至昭公二十七年乃疾疢難危閣筆未續序文亦不及改洪武己酉仲冬先生遽謝世矣尚誼受教門牆頗久獲窺先生著述精思妙契之勤嘗俾其校對編抄間有千慮一得先生不以其愚妄或俯從是正者有之竊惟先生於是經所謂一生精力盡於此者誠足以破聚訟未決之疑而發千

載不傳之秘顧乃功虧一簣集傳未及成書所幸初
稾具全其義例之精有屬辭可據尚詛雖至愚極暗
然執經館下厥有自來是以不避僭踰始自昭公二
十八年訖于獲麟并序中條陳義例一節輒加校定
其全書有訛誤疏遺者就用考正庶幾與屬辭歸一
而前後詳略相因固知畫虎不成難逃譏誚然義例
文辭悉據先生成說特施檃括而已初未敢以億見
傅會其間也謹遵治命分爲一十五卷既脫槀藏之
東山精舍以俟君子脩飭焉學生倪尚詛謹識

春秋趙氏集傳十五卷屬辭十五卷左氏傳補注
十卷師說三卷皆居敬所校定始資中黃先生以
六經復古之說設教九江嘗謂近代大儒繼出而
後朱子四書之教大行然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
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
後孔門之教乃備每患二經學者各以才識所及
求之苟非其人雖問弗荅其所告語亦皆引而不
發姑使自思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者而
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唯臨川吳文正公獨敬異
焉趙先生始就外傅受四書即多疑問師荅以初
學毋過求意殊不釋夜歸別室取朱子大全集語

類等書讀之如是者數年覺所疑漸解慨然有貧
笈四方之意乃往九江見黃先生稟學焉盡得其
所舉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所輯春秋師說蓋始
於此嘗往淳安質諸教授夏公夏公殊不謂然乃
爲言其先君子安正先生爲學本末甚悉久之先
生復念黃先生高年平生精力所到一旦不傳可
惜也復如九江黃公乃授以學春秋之要居二歲
請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後夏公教授
洪都先生再往見焉夏公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
先生以所聞對夏公猶以枉用心力爲戒特出其
夏氏先天易書曰此羲易一大象也又曰吾先人

遺書當悉付子矣先生敬起謝之然於二經舊說
訪求考索未嘗少後也遂如臨川見學士雍郡虞
公公與黃先生有世契一見首問黃公起居先生
間日爲言黃先生著書大意與夏公所以不然者
時江西憲私試請題虞公即擬策問江右先賢名
節文章經學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先生識
其意即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及舉朱子去
短集長之說虞公大善之授館於家以所藏書資
其玩索耒公誠夫吳文正公高第弟子也集其師
說爲四書日錄義多與朱子異求先生校正其書
先生悉擿其新意極論得失



耒公多

所更定至論春秋則確守師說不變先生亦以所
得未完非口舌可辨自是絕不與人談嘗以爲春
秋名家數十求其論筆削有據依無出陳氏右者
遂合杜氏考之悉悟傳注得失之由而後筆削義
例觸類貫通縱橫錯綜各有條理此左氏傳補注
所由作也既歸故山始集諸家說有合於經者爲
春秋傳又恐學者棄舊聞因陋就簡於交互之
義未能遽悉乃離經析義分爲八類辨而釋之名
曰春秋屬辭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屬辭乃
詳著筆削之權二書相爲表裏而春秋本旨煥然
復明然後知六經失傳之旨未嘗不可更通黃先

生有志而未就者庶可以無憾惜乎書成而黃先
生與諸公皆謝世久矣雖然習實生常雖賢者不
能自免黃先生力排衆說創爲復古之論使人思
而得之其見卓矣使非先生蚤有立志公聽並觀
潛思默識自任不回則亦豈能卒就其業也哉當
先生避地古朗山時居敬與妻姪倪尚誼實從山
在星谿上游高寒深阻人跡幾絕故雖疾病隱約
而覃思之功日益超詣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因
得竊聞纂述之意與先生難後獲之由乃備述其說
于末簡庶有志是經者毋忽焉其夏氏先天易說
先生嘗以質諸虞公虞公復以得於前輩者授之

於是遂契先天内外之旨而後天上下經卦序未易知也嘗得廬陵蕭漢中氏易說以八卦分體論上下經所由分與序卦之意如示諸掌然上無徵於羲皇成卦之序下無考於三聖彖象之辭則猶有未然者及春秋本旨既明乃悟文王據羲皇之圖以爲後天卦序采夏商之易以成一代之經蓋與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無異然後知黃先生所謂周易春秋經旨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故以思古吟等篇及行狀附于師說之後庶幾方來學者有所感發云爾學生金居敬謹識

新安東山趙汸輯

隱公

春秋曷爲始於隱公春秋之初諸侯無主自相侵伐中國大亂夷狄乘之天子不正而後能伯者與焉本其禍端所起皆在隱公之世春秋撥亂反正必治其源是故始於隱公也孫明復曰東遷之後周室微弱平王莫能中興迨隱而死故詩自黍離而降書自文侯之命而絕春秋自隱公而始也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公之始年也春周時也王正月周月也王

者受命必改易正朔以統一諸侯春秋侯國之史故加王於正也春秋編年以紀事事以日決者繫日淹日者繫月踰月者繫時此無事則何以書正月公雖不以禮即位猶朝廟告朔與人更始故史書其正月穀梁傳曰謹始也公曷為不言即位左氏傳曰攝也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再娶仲子生桓公惠公薨桓公幼立桓為太子而已攝君位以俟桓長然後授之是隱之志也史之所記皆君事也行其禮則書不行則不書策書之大體也夫子作春秋有筆焉有削焉策書之大體義有無待於筆削者吾無加損焉春秋魯史也

凡策書大體天事二曰時序曰災祥王事二曰天子之命曰天王崩葬內事二十曰公即位曰逆夫人曰夫人至曰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大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出疆曰大夫出疆曰會盟曰出師曰用民力曰時田時祀越禮曰軍賦改作踰制曰取國邑曰國受兵外事八曰諸侯來朝曰大夫來曰諸侯卒葬曰相執曰出奔曰弒君曰殺大夫曰滅國其書于策者皆存而不削而一國之本末具焉以為魯春秋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及者暨也穀梁傳曰及者内爲志焉爾凡特相盟内之志曰及外之志曰會儀父者邾子克之字也附庸之君未王命恒稱名稱字者貴之蔑魯地也邾至儀父能自列於諸侯於是隱攝位求好於邾而其君來盟故魯人貴之春秋名號從主人不以正不正内特相盟曰雖及大夫曰據六年艾莊十二年防之類及微者曰據八年浮來及夷狄曰據二年于唐此何以不曰隱能以大下小異於離盟之非義者故不曰以别之以曰爲恒則不曰以見義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鄢音偃

此鄭伯之弟段出奔共也據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其曰鄭伯克段何外伐叛邑史不志修春秋之特筆也春秋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變文不足以盡義而後有特筆凡特筆必有正於君臣父子之間者也段姜氏愛子也嘗欲立之武公弗許莊公立使居京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君將弗堪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公子呂曰國不堪二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聞其將襲鄭而後討焉段之罪易見而鄭伯之惡難知也曰克則鄭伯之情見矣君臣之義母子之恩兄弟之倫盡矣左氏傳曰如二君故曰克不言出奔難之也穀梁傳曰克者見段之有徒衆也殺世子母弟因君賤段而甚鄭

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陳氏傅曰克之爲言勝也以千乘之國勝其弟云
爾先君之子稱公子有謂稱弟必篡若爭國也而
後但名之據齊小白陽生莒去疾邾捷菑段不得列於子弟之稱矣
于鄢言在外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咺音烜賵芳鳳反
宰氏也咺名也凡王朝大夫未爵稱字上士中士
稱氏名下士稱人賵者助喪之物也惠公之喪踰
年矣曷爲於是焉歸之魯不赴也仲子在則其兼
之何懲其不赴無及於事則兼之也禮諸侯不再
娶仲子者惠公再娶之夫人也天子曷爲兼賵之
禮之失自王朝始有自來矣王命之見于策者無
不書而得失見矣王人來不月據來聘歸來賵含會葬來皆月以不月爲恒其月著非
禮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宋魯合也及者何大夫卑名氏不登于策則直書
其事而已外卑者嘗稱人宿宋之附庸也魯求成
於宋故即其附庸之國而爲盟穀梁傳曰卑者之
盟不日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音際去聲
祭伯者畿內諸侯也言來以王臣之禮接也王臣
無外交祭與魯同出周公於是祭伯以其私來魯

人以王臣之禮接之故但言來也逮莊公而祭叔來聘舍是王臣無私交魯者矣其月異其事也（據諸侯來朝不月）諸侯不言來言來者必介狄也（據介葛盧白狄）祭伯畿內諸侯也與介狄同辭而史無文以異之故書其月也（據州公來書月著例）

公子益師卒

蒙上事月也春秋有蒙上事月者有爲下事月者皆以著例決之益師者孝公之子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賜族爲氏雖公子公孫也未命則但名之益師稱公子則既命者也東周禮失大夫皆自命於諸侯其賜族者世爲卿策書之大體存而世卿之失見矣大夫卒日左氏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徐州之戎魯公伯禽所征者會者會其君也啖叔佐曰凡戎狄舉號君臣同辭何休氏曰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王者不治夷狄録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程子曰周衰夷狄雜居中夏方伯連帥不能斥列國之君慎固封守可也會之非義矣凡離會雖內恒不月略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向音餉）

莒人其大夫也小國非君將恒稱人小國之大夫
微也入者破其國都俘其人民以兵爲暴者也春
秋之初曰入曰侵曰伐皆爲暴也莒之所慕者向
也杞也魯之所慕者杞也極也鄭之所慕者許也
齊之所慕者紀也力足以兼并則不至於盡奪之
不止向之爲國微故卒爲莒滅也據公伐莒取向不日惡入
者也據隱十年入郕信二十八年入曹書日

無駭帥師入極

蒙上事月也無駭公子展之子也穀梁傳曰無駭
之名隱不爵大夫也陳氏傅曰無駭未命大夫也
春秋之初魯有無駭俠鄭有宛詹紀有裂繻則猶

有未命大夫也大夫曷爲有言帥師有不言帥師
公羊傳曰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
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
重者此史文也夫子修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君
將稱君大夫稱人治在諸侯也征伐自大夫出則
大夫將書其大夫名治在大夫也惟内大夫將悉從
其恒稱外變文以示義則内從其恒稱以見實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此戎請盟也曰及者不得與諸侯特相盟同辭猶
曰以中國及夷狄云耳桓公盟戎書至隱何以不
至從史文也隱攝君位凡行還皆不書至不獨盟

戎爲然蓋謙不敢同於正君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裂繻紀大夫其曰逆女何國君親迎稱逆女大夫稱所逆之字大夫爲君逆禮無文焉則以君自爲逆者稱之從史文也外逆女不書據杞伯姬宋伯姬此何以書公羊傳曰譏不親迎也國君親迎不書使大夫則書之略恒以明變也大夫何以不稱使逆之爲道不可以使人者也然則納幣何以稱使納幣使人禮也逆女使人非禮也非禮者禮無其文禮無其文而稱使使是制禮也其月以別於大夫之自爲逆也據莊二十七年莒慶不月穀梁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爲已重乎何休氏曰禮所以必親迎者示男先於女也於廟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婦人從人者也陳氏傅曰內女爲夫人恒書歸不書歸者必有故也是故齊子叔姬不書歸文十五年出鄫伯姬不書歸宣十六年出杞叔姬不書歸成五年出以爲嘗失位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外特相盟也外特相盟何以不月據定七年咸沙八年以曲濮皆不月著例

諸侯之合散在焉異其事也陳氏傳曰外特相盟
不書書紀莒志諸侯之合也程子曰紀子帛者闕
文春秋未有外大夫在諸侯上者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仲子也曰子氏則何以知為仲子由三年喪畢考
宮告祭知之也杜元凱曰隱奉桓為太子成其母
喪以赴諸侯也不及哭故不書葬
鄭人伐衛
鄭衛交怨也左氏傳曰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
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
亂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言日不言朔者食在朔後何休氏曰謂二日食也
公羊傳曰日食則曷為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
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
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
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穀梁傳曰其不言食之者何
知其不可知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不奔喪諸侯不臣也不書葬魯不會也策書大體
存而諸侯之罪見矣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此聲子也則其卒之何以吾君之喪其母不可不志也志則曷爲稱君氏修春秋之特筆也禮女君卒則妾有攝女君之稱也於是隱成桓母爲夫人而且卒者攝女君之稱也志則是桓適而隱庶也春秋特筆以其母如他娣姪則是桓適而隱庶也春秋特筆以正名因吾君之喪其母舉其繼室之號卒之明聲子之攝女君禮也惠公再娶非正也聲子攝女君則隱異於他庶子再娶非正則桓非適也隱攝而桓弒惠公爲之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賻音附）

天王崩魯賻不入也不稱使王未葬也不名未命也來求月（據求車）不月非王命也（據求金同）穀梁傳曰武氏子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卒者曷爲或日或不日或不月諸侯日卒正也弔不備禮則不日赴不以時則不月志其慢也不書卒者或彼不告或雖告而魯不往也胡侍講曰凡諸侯卒皆存而不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

冬十有二月

爲下事月也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特盟其不月何（據定七盟于鹹著例）以有關於諸侯之合散也
陳氏傳曰齊鄭合也外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
之故也而後書莒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
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爲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爲之
也是故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
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
癸未葬宋穆公
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或不月天子葬日諸侯月
尊尊之殺也故天子不及禮不日諸侯不及禮不
月諸侯葬日者僭王禮也此以與夷葬穆公感其
立己而舍馮其侈僭也宜矣胡侍講曰外諸侯或
葬或不葬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陳氏傳曰外取邑不書（從公羊例）自隱以前則書之曷
爲自隱以前則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也
（據傳自桓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取牛首而後皆不書）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吁公子也不稱公子從史文也劉侍讀曰諸弑
君稱公子公子而爲大夫者也公子而不稱公子
公子未爲大夫者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
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
作春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春秋

書弒君之義也是故凡弒君皆有筆而無削以弒逆之罪無分輕重非筆削所加雖與存策書大體同儔而義之所該則不專主於存大體而已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以禮相見曰遇會不以禮相見曰遇惟內惡書之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諸侯初會伐從州吁之請也宋穆公卒公子馮出奔鄭州吁未能和其民故請從宋公伐鄭去馮因以定其位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諸侯之師再舉也翬不稱公子隱不爵大夫也於是宋公再舉伐鄭之師外以定州吁內以除其所惡魯宋與國也故翬帥師會伐合諸侯以為不義莫甚於斯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濮音卜

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討篡立者不月據齊無知陳佗此何以月予衛人以討賊之義也春秋弒君三十二篡立者諸侯一與之會則國人聽焉未有能信討賊之義於天下者若齊無知陳佗殺以其私徒以未會諸侯不稱君焉爾而衛人卒殺州吁于濮衛人之義信于諸侯矣濮陳地也陳氏傳曰合五國之

衆不能定州吁而殺于濮于濮言未得國也見衛之有臣子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繼故不書立據宋馮椅說晉黑臀周此其書立何予衛人以立君之義也州吁殺其君而立諸侯又爲之會伐以定焉而衛人不君也卒討之逆公子晉而立之晉桓公弟也不曰公子嗣位也書曰衛人立晉而討賊立君之義信於天下矣然則千乘之國皆擅置其君可乎爲諸侯受之天子正也州吁弑其君而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又爲之會伐以定之國人討賊立君而春秋與之者權也權非聖人莫能與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君舉必書策書之大體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諸侯月葬正也

秋衛師入郕郕音成

報其侵也衛之亂也郕人侵焉故衛師入郕惡入者不日據隱二年莒入向僖三十三年秦入滑昭十八年邾入鄫此何以不月有以來之也已之施人也不以道而後人之報物也失其平也

春秋獨有察焉故外入國有以來之則不月據十年宋衛入鄭僖二十二年鄭入滑文五年秦入都與此同求民情以麗邦法譏禍始而塞

亂源王者之事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者宮成安主而祭之名也仲子三年喪畢以祔廟則無二適祔於女君則非妾以其先君再娶之夫人而子爲太子故別立宮以祭之然則禮乎曰非禮也諸侯不再娶先君之失非臣子所得議故以義起爲之者也范甯氏曰羽翟羽舞者所執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程子曰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用於羣廟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曰初獻見用八之僭也

邾人鄭人伐宋

邾人先鄭大夫自以其班也

螟音冥

螟蟲災也螟不書自莊以前則書之高抑崇曰春秋書螟三書螽十有一其爲災也螟輕而螽重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耳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鄭邑

陳氏傅曰宋鄭交怨也伐國不言圍邑從穀梁例自僖以前則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圍國爲重也據傳自僖十八年邢狄圍衛菟圃不書至二十六年書楚人伐宋圍緡不書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渝羊朱反

魯鄭合也渝平言變而爲平也孫明復曰平暈會諸侯伐鄭之怨也胡侍講曰離宋魯之黨也平國與諸侯之合散繫焉故不月以異之以月爲恒則不月爲變也陳氏傅曰平不書據傳明年宋及鄭平宣七年鄭及晉平之類必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所終始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氏傳曰始平于齊也陳氏傅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於是鄭始平魯鄭方交惡於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爾

秋七月

公羊傳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冬宋人取長葛

長葛不言鄭因上文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者伯姬之娣也娣姪與適俱行史不書重適也待年於國不與適俱行則書之

滕侯卒

卒者曷爲或名或不名左氏傳曰不書名未同盟

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避不敢也

夏城中丘 魯邑

土工曰築築邑曰城吳先生曰凡城築必書填封守重民力也春秋城邑三十四聖人皆存而不削得失因可見矣葉夢得曰魯之城邑多出於畏齊畏晉畏邾畏莒不然則大夫強而自城其邑未有無故而爲之者也不能以時舉其政事致而爲之備以奪農時春秋所以書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曰結艾之盟也諸侯之聘魯者皆必以事

爲故施而不報非邦交之舊矣故凡列國來聘皆不月 據楚子使薳罷來聘月 略之也

秋公伐邾

內師加小國皆言伐加大國但言侵變文也惟外師悉從其恒稱內變文以示義則外從其恒稱以見實也左氏傳曰公伐邾爲宋討也公與儀父盟于蔑矣爲宋討而渝蔑之盟則其曰伐者以衆陵寡而已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王卿士也凡王朝公卿不名稱爵以配國邑東遷諸侯不王天子不能討猶加聘問以懷撫之

非時聘之舊矣故凡王臣來聘皆不月據宰咺毛伯皆月略之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執也其言伐何公羊例變文也諸侯止諸侯曰執雖止天子之大夫亦曰執春秋謹華夷之辨故不曰執而變文以異之公羊傳曰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楚丘衛地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衛邑

外特相遇不書書宋衛以其不誠乎瓦屋之盟也瓦屋之盟齊將以平三國也而宋公請先見于衛宋猶未釋于鄭也明年而齊魯會防又明年而齊

魯與鄭伐宋宋人衛人入鄭則垂之遇爲之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穀梁作邴祊音崩祊鄭祀太山邑

穀梁傳曰邴者鄭所受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公羊傳曰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左氏傳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胡侍講曰祊近鄭許近魯以近者相易也凡外臣以事來言其事不月據僖二十一年楚受宣申獻捷成八年宋使公孫壽納幣之類雖來歸田邑不月據宣十一年齊歸濟西田定十一年歸鄆讙龜陰田之類鄭莊以祊易許且結許爲辭故月以異之

庚寅我入祊

歸邑不言入據鄆譜補闕此其入何公羊傳曰難也穀梁傳曰內弗受也彷遠於鄭鄭不能有而後來歸曾人懼其不服故以兵入也其日據取邑入國不日異其事也陳氏傳曰入未有言我者言我交之之辭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周地陳氏傳曰諸侯初參盟也穀梁傳曰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有參盟然後有盟主矣春秋之初宋曾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於是渝平於魯齊亦爲艾之盟以平魯爲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所謂成三國也東諸侯之交盛矣程子曰自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及大夫盟不言公據及齊高侯晉處父盟曷爲言公及莒人盟穀梁傳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杜元凱曰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也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傳曰南氏姓也季字也范甯氏曰季之字者

明命爲大夫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雨雪去聲

穀梁傳曰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杜元凱曰書癸酉始雨日也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也劉子政曰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以出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陽不能閉陰氣縱逸將爲害也

挾卒 挾音叶

穀梁傳曰挾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君也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內特相會也特相會不書惟內悉書之左氏傳曰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來告伐宋會于防謀伐宋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離會雖內不月必參會而後月以不月爲略則月爲詳也左氏傳曰會于中丘盟于鄧爲師期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曰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陳氏傳曰此中丘諸侯也曷爲會稱君伐稱人略之也春秋舉重一役而再有事不悉書苟再見必前目而後凡也公羊傳例一役而再見但人之略之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菅音奸

凡師戰而勝敵皆月敗某師勝敗相當但言戰必大崩也而後言戰言敗績從史文也公敗外師不日據莊十年長勺乘丘僖元年于偃其日甚之也臣既會伐而君又親將以自爲功故甚之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郜音告

受之於師曰取據郜大鼎濟西田汶陽田非有人來歸穀梁傳曰取邑不日據僖三十二年伐邾取訾婁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外入國有以來之不月伐宋王命也則入鄭何以不月鄭伯以王命伐宋不能正其罪取二邑不歸天子而歸于魯墮天子之令以報私讎而宋不服於是入鄭故略之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伐取之謂停其衆也於是九月戊寅鄭伯入宋不書明年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不書有王命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外入國何以日左氏傳曰討違王命也外入國有三以惡入者不日有以來之不月必以王命（據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伯主有討於諸侯（據此入郕）若而後日春秋之初王命猶行於天下也命虢公伐曲沃立哀侯于翼則天子猶有廢置也鄭伯以齊人朝王則諸侯猶享覲也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伐宋鄭有辭矣而蔡衞郕不會蔡衞固宋之黨也而郕亦不爲無罪春秋於伐宋書人入鄭不月譏鄭伯也敗宋師取二邑書日蔽罪於魯也然而王命不可以二君廢故入宋不書入郕書日以謹之各當其罪也春秋之初王命猶行於天下故不王之罪在諸侯罪在諸侯雖小國不可以無討自有伯者而後責歸於齊晉蓋有不得已焉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來朝不月（據鄫子來朝）略之也春秋必小國也而後朝大國來朝非邦交之舊矣穀梁傳曰諸侯來朝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鄭地）

左氏傳曰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內入國不日（據隱二年入極二年入杞）必公將而後日（據此入許哀七年入邾）甘匹

之也陳氏傳曰於是許莊公奔衛不書非其罪也凡奔非其罪不書奔非其罪莫甚於被兵者也杜元凱曰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從史文也魯史之法內大惡諱於此弒也而曰薨從史文則桓與聞乎故則桓爲逆首故諱是公子暈弒君而桓與聞乎故則桓爲逆首故諱之也公羊傳曰公子暈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盡終爲君矣隱曰吾否吾使修塗裘吾將老焉公子暈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弒隱公於鍾巫之祭焉穀梁傳曰公薨

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左氏傳曰不書葬不成喪也陳氏傳曰春秋內外恒異辭遇弒君父之大哀則吾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

春秋集傳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傳卷第二

新安東山趙汸輯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

公即位

何休氏曰即就也先謁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桓本貴當立所以爲篡者隱權立桓非面事隱也穀梁傳曰繼故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繼故而言即位是與聞乎弒也先君不以其道終

己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衛邑

桓以篡立而修好于鄭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氏傳曰卒易祊田也穀梁傳曰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公羊傳曰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此魯朝宿之邑也其稱田何田多名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爲盟也

秋大水

公羊傳曰記災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督宋大夫其名未賜族也孔父嘉不名者天子之命大夫也及猶爭也蒙上文之辭也大夫殺大夫曰兩下相殺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於是督將殺

君而并及其大夫則異乎兩下相殺之獄矣故不
別言殺而曰及蒙弑君之文以見其罪也左氏傳
曰宋殤公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
督爲大宰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
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穀梁傳曰孔父先死其曰
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督欲弑君而恐不
立於是先弑孔父孔父閑也公羊傳曰及者何累
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
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孔
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

滕子來朝

是滕侯也曷爲稱子自貶以朝大國也諸侯朝聘
之禮以命數爲節周制也春秋小國於大國朝而
不聘滕國貧懼玉帛之將不足以備數而魯人靳
以侯伯之禮接之因貶其爵損其儀以成兩君之
好焉庶乎不致絕物以興戎也杞侯也而稱子薛
侯也而稱伯自貶以事大國不惟滕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平也會未有言其所爲者其言成宋亂何爲會
稷言故也諸侯之會自參以上必言故（據十一年會袁伐鄭襄三十年會澶淵宋災代鄭）非再見也而不言故皆伯者之事也左氏傳曰（隱十年會中丘下書代宋桓十六年會曹下書）

督以邾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陳氏傳曰弑君之禍接迹於天下於是焉始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督督遂相宋莊弑君之禍接迹於天下四君爲之也

夏四月取邾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此宋之賂也不曰宋人歸之受之于會也張主一曰邾大鼎邾所造器也穀梁傳曰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周公弗受也

秋七月

爲下事月也據來朝著例不月

杞侯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傳曰始懼楚也鄧蔡地也外特相會非有關於天下故不書楚爲中國之害於是始故書之其月據雜會不月異其事也

九月入杞

左氏傳曰討不敬也杞侯爵也而國貧玉帛之將不能備數又以先代之後恥自貶損偃然以侯伯成禮而還以是爲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

桓之盟皆日其會皆月及戎盟何以不日異桓事也春秋日月之法於桓之盟會既別治之與諸侯異故盟戎不日亦不使與隱公同也（據隱二盟戎書日）

冬公至自唐

公行何以致或不致不致以不致爲恒則致以見義致爲恒則不致以見義公會夷狄恒不致（據僖會楚哀會吳不書至）則其致盟戎何春秋華夷之辨莫嚴於吳楚戎非所當先也致盟戎而筆削之情見矣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齊地）

左氏傳曰成昏于齊也杜元凱曰以國君娶夫人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歃血要誓爲盟不盟而相諭爲胥命胥命不書（據莊一年鄭虢胥命于弭二十）此何以書志齊衛之合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左氏傳曰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穀梁傳曰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稱公子始命爲卿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魯地）

公羊傳曰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閾門送女踰竟非禮也左氏傳曰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會齊侯于讙

胡侍講曰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非禮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傳曰其不言暈以之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公羊傳曰暈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曰致夫人也杜元凱曰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孔穎達氏曰是行聘禮而致之其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之歸也吳先生曰齊侯親送女至魯竟歸未幾又使貴介弟致之見其愛女之至情之私非禮之正也

有年

穀梁傳曰五穀皆孰爲有年楊士勛氏曰有年書

於冬者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公羊傳曰有年以喜書也大有年亦以喜書也有年何僅有年也大有年何大豐年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公羊傳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遠也杜元凱曰三王異正朔而夏數爲得天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田狩從夏時也違其常處故書地以譏之皆策書之大體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左氏傳曰父在故名吳先生曰宰家宰渠邑傳爵爵

糾名也天子之卿當書邑爵而不名父在子襲其爵邑故特書名以見其有父也杜元凱曰不書秋冬史闕文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穀梁傳曰鮑卒何爲以二日卒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左氏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何以書以紀之卒滅於齊也左氏傳曰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春秋之初能

以詐取人國者惟鄭莊公莊嘗挾齊魯以入許今
又輔齊以圖紀紀季之鄰猶許叔之東偏也胡侍
講曰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于
策春秋存而不削以著齊侯滅紀之罪明紀侯去
國之由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傳曰仍叔之子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
子何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傳曰不正父在子代
仕之辭程子曰古者士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卿
大夫之子得代父任事故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
子代行也

葬陳桓公

不書月禮不備也

城祝丘

高抑崇曰祝丘近齊邑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三國稱人皆微者也其言從王伐鄭何穀梁傳曰
舉從者之辭也魯方黨鄭故王命不及於魯而三
國自以其事來告也王師敗績不書為王室諱也

鄭武公莊公相繼為平王卿士平王欲分政於虢
而鄭輒叛桓王立虢公為右鄭伯為左以相王室
於是鄭伯以王命伐宋討其不庭而取宋二邑以

歸魯挾齊入許以自封鄭罪故宜討也王一奪其政而遂不朝王室無人焉爾昔者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室宣王有志而後效官當是之時南征北伐無不如意周室赫然中興焉則以方叔召虎尹吉甫仲山甫之徒爲之臣也今王承幽厲傾覆漸靡之後所仗以伐鄭者果何人邪若虢公林父周公黑肩宰渠伯糾者固鄭伯之所弗忌也然而王卒自將以伐鄭戰于繻葛皇輿敗績焉春秋是以爲桓文作也

大雩

孔穎達氏曰其大何非諸侯之雩也月令曰大雩帝用盛樂是大雩者天子之祭也諸侯雩山川魯雩上帝故稱大雩別山川之雩也孫明復曰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於上帝非禮也劉侍讀曰說者皆曰成王賜魯天子禮樂禮有天子諸侯之別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成王者周之盛王也其惑歟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矣昔者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爲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據呂氏春秋黃先生曰成王周公賜魯重祭祀周公於其廟謂禘也郊與大雩天子之所以有事於上帝者也成王何爲賜之其東遷

之始王平然則謂惠公請之者近是以其徼福於
成王周公故他國不得與也夫子曰魯之郊禘非
禮也周公其衰矣穀梁傳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
曰旱左氏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
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以其歲事之常書
之則不勝書因見過而書以見失禮之中又失禮
焉魯史之舊文也雩則曷爲或月或不月雩以巳
月爲正據經無七月雩者而八月九月雩皆書月則以別於凡雩繫時者皆七月可知過時之甚者必
一月再雩而後日著其瀆也苟甚遠則又不月異

冬蝨音終

冬雩也

公羊傳曰記災也

冬州公如曹

外相如何以書以其失國所如不可不書也胡侍
講曰將有其末故先録其本也杜元凱曰不書奔
以朝出也左氏傳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
復

六年春正月寔來寔音植

州公自曹來則曰寔來何不以朝禮接也州公者
天子之三公也於是爲寓公於曹而來見於魯魯
人以王臣之禮接之故但曰來也其月異其事也
杜元凱曰寔實也不言州公承上五年冬如曹閒

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魯地

左氏傳曰會于郕紀來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氏傳曰大閱簡車馬也劉侍讀曰大閱冬事也秋興之非正也厲農甚矣

蔡人殺陳佗

佗立嘗踰年矣曷爲殺陳佗從史文也史曷爲但稱名未有成之爲君者也諸篡公子有成之爲君者必列於會而後爵苟不別於會雖踰年但稱名稱名不成君之辭也據齊無知昔展輿皆名穀梁傳曰陳佗者陳君也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左氏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程子曰蔡桓侯殺陳佗實以私也而書人同於討賊見討賊者衆人之公也陳氏傳曰蔡人殺陳佗是討賊之辭也佗之罪不著於春秋曷爲以討辭書之佗殺太子免而立者也然則佗之罪曷不著於春秋陳侯鮑卒公子與太子爭立猶兩下相殺而已矣兩下相殺不道兩下相殺不道則其討之何以庶孽亂正統如之何勿討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同生何以書存策書之大體也程子曰適子生

大事也春秋書之以正國本胡侍講曰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魯地

焚火田也孔穎達氏曰禮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是已蟄得火田然非謂焚其一澤也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劉侍讀曰焚咸丘淫獵之過也古者誅不逐奔追不越防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皆何以名從史文也諸侯同盟則名載於書告終則名於簡策未有來朝而名者來朝而名者附庸也據倪黎來此侯伯也則其名之何古者鄰國世相朝春秋小國朝大國非姻鄰則同姓也穀鄧者南方近楚小國遠絕於魯非有往來之舊也終春秋一來朝則亡滅不復見前無其本後無其末故皆名以詳之也桓之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六年而楚人伐隨謂隨人曰今諸侯皆爲判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請王室不聽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楚患迫矣小國其獲存乎於是二君遠朝上國而以楚事來焉非鄰國世朝之比矣明年而熊通稱王合諸侯于沈鹿天下之大變也據六年八月傳與史記楚世家不書秋冬通志堂

史闕文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也

公羊傳曰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杜元凱曰此夏之仲月非爲過而書爲夏五月復烝見瀆也趙伯循曰周雖以建子爲正祭祀則用夏時本月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亦越我周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嘗享猶自夏焉

天王使家父來聘

高抑崇曰謀納后也

夏五月丁丑烝

穀梁傳曰烝冬事也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程子曰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其黷甚矣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雨去聲

公羊傳曰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何休氏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逆后不書 黎莊十八年原莊公逆喪后宣六年召桓公逆定后 此何以書自我爲之主也天子取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春秋存策書之大體天子取后于紀命魯主之不可不書也

何以不稱使王者至尊不自爲昏主也穀梁傳曰
遂繼事之辭也公羊傳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
何成使乎我也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
無外其辭成矣杜元凱曰天子不親逆使上卿逆
而公監之卿不書舉重略輕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后歸不書據莊十八年陳媽歸于京宣六年齊姜不書此何以書自我爲之主也
春秋存策書之大體魯爲天子主昏后歸不可不
書也不月據內女歸月略於王史也公羊傳曰其辭成矣
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
子后猶曰吾季姜京者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居

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夏五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射音亦又音夜
穀梁傳曰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抗諸侯
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
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楊士勛氏曰禮
諸侯世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
命則以皮帛繼子男謂會同急趨王命者也曹伯
有疾而使世子攝位來朝非正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衛侯何以不遇中背公而更與齊鄭也不月異常事從史文也凡內出盟會雖無成事悉書之存策書之大體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戰者以主及客（公羊傳例）其言來戰何譏不在內也魯自中丘以來於齊鄭未有異也於是齊鄭謀紀會于郕紀來謀齊難而魯為紀歸女于京師公會衛侯弗遇見伐而及之戰焉非得已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彼善於此謂不得已而後戰者也故變其主客恒辭書曰來戰惡在外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外參盟曰（據隱八年瓦屋）有大夫不日（據僖十九曹南）此非大夫也則何以不日君奪其恒稱同大夫則不日也（據僖二十九年翟泉同）陳氏傳曰此郎之諸侯也曷為戰稱君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略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此宋公也其曰人何略言之也凡執恒稱人諸侯

無專執之道也是祭仲足也何以不名天子之命大夫也不稱行人據襄十年良霄十八年石買之類非使人也又執大夫不月凡八者例六此其書月何執而使之廢置其君故異之也左氏傳曰祭仲足有寵於莊公爲公取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

突歸于鄭

突公子也不言公子篡也例在隱元不繫鄭蒙上文也以篡入者不言歸據齊小白陽生莒去疾言入此其言歸何篡而言歸則必言故者也曰宋人執祭仲則突歸之故也曰

戎侵曹則赤歸之故也突以宋歸赤以戎歸此忽與鬻之所由出奔也穀梁傳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存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劉侍讀曰祭仲之義宜效死勿聽又不能是則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亦可也二皆不能而黜其君以立不正若仲之爲者春秋之亂臣也

鄭忽出奔衛

君在喪恒稱子既葬矣未踰年稱子據僖二十五年衛子踰年矣未葬稱子據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不稱王鄭忽未踰年者也其名之何也以其見出不得後先君也穀梁傳曰其名失

國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魯大夫不稱氏未賜族也蔡叔蔡侯之弟攝居者凡諸侯之弟攝居則稱字外參盟有大夫不日雖吾大夫會之亦不日內外一治也禮卿不會公侯盟甚矣是故惡其伉也陳氏傳曰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闕口輒反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左氏傳曰平杞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燕人南燕大夫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氏傳曰公欲平宋鄭秋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

丙戌衛侯晉卒

穀梁傳曰再稱日決日義也范甯氏曰明二事皆當日也陳氏傳曰于以見春秋之有日例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

不言公及蒙上文也陳氏傳曰此公及鄭伯也曷爲前稱君後稱師略之也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用衆焉稱師

丁未戰于宋

不言宋及鄭戰據哀十一年書齊及吳戰內辭也春秋內外恒異辭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由外言之也苟吾君在焉則不得從外辭者必會夔伐中國者也據哀十一年會吳伐齊不言師敗績敵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紀先鄭序爵也則齊昜爲先宋以強大而易周班也會何以不地以戰會也戰何以不地略之也公欲平宋鄭暮歲之間會于夫鍾于闕盟于穀丘又會于虛于龜而宋公辭平遂舍宋而會鄭以伐宋戰焉勝敗相當而主客之憤未已於是魯鄭連紀宋援齊衛及燕相與刻期一戰以決焉故略之不言地蒙上文一譏之也然則安戰戰于宋也桓弑隱宋莊鄭厲皆以篡立於是同惡相濟又相仇也則齊衛燕紀何爲爲燕役於宋紀附於魯二小國

者無足議也齊東方大國也嘗合諸侯于穀以立華氏取宋賂而定莊公矣今又挾衛以助宋衛侯朔搆殺其兄以得國父喪在殯而自將以助宋者亦將以定其位爲耳春秋書戰二十二以亂濟亂而亟殘其民未有若斯甚者如是而從其恒辭則不知兩戰爲一事不知兩戰爲一事則民隱而用法疑矣故凡春秋之變文皆有辨於嫌疑之間者也凡君在喪以師行者稱爵從史文也陳氏傳曰衛朔宋固（成三年）陳溺（襄五年）猶踰年也鄭賈（成四年）未踰年亦曰鄭伯甚矣從而志之徒見其悖禮焉爾故凡春秋辭從主人皆實録而非修春秋之辭也

三月葬衛宣公

胡侍講曰既與衛人戰曷爲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無冰不月終時無冰則志之周之春夏之冬也（例在成元）

穀梁傳曰無冰時燠也

夏五

穀梁傳曰夏五傳疑也胡侍講曰春秋之作因舊史有可損不能益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來盟不月雖內蒞盟不月略之也穀梁傳曰來盟前定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蘇子由曰凡外大夫來盟於魯內大夫蒞盟於他國皆盟其君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公羊傳曰御廩者粢盛委之所藏也杜元凱曰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

乙亥嘗

杜元凱曰先其時亦過也或謂譏其不易災餘而嘗鄭漁仲曰廟祀必十日戒享越三日而嘗則粢盛已出廩壬申致齊之初乙亥嘗非災之餘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曰以何乞師而自將也陳氏傳曰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此伯之所由興也伯者之令行於天

下自是無書以者矣書以者必中國用夷狄者也
左氏傳曰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
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王者無求曷爲言求車有闕文也俄而天王崩七
年而後克葬則諸侯不王之罪大矣其月著非禮
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何以名辨二君也凡一國而二君者其出入史皆

名之示有辨也鄭伯突辨於忽也衛侯朔辨於黔
牟也衛侯鄭辨於叔武也衛侯衎辨於剽也蔡侯
朱辨於東國也莒子庚輿辨於郠公也邾子益辨
於革也惟北燕伯款不知所爲辨齊晏子曰燕有
君矣則亦不可無辨也於是祭仲專鄭伯使其壻
雍糾殺之雍姬以告祭仲殺雍糾而鄭伯出奔則
其但言奔何春秋無貴辭爲君而奔未有不見出
於其臣者也爲臣而奔未有不見出於其君者也
但言奔存大體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嗣君也其出也名之則其歸稱世子何特筆以

正名也世子者未嗣位之稱也忽君鄭五月而出奔四年于外而復歸于鄭於史文不得復稱世子魯人於突一則曰鄭伯二則曰鄭伯則魯史必不稱忽爲世子探其本正其名書曰鄭世子忽修春秋之特筆也劉侍讀曰忽之出無鄭者也而又不得稱子則忽之可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別嫌疑明是非以謂忽嘗爲君之世子矣若庶孽得而奪之則天下之適庶亂矣故正其名與之繼世深惡亂臣賊子之意也胡邦衡曰復歸者已失國之辭也（據見執不言復歸）

許叔入于許

劉侍讀曰稱入何難也何難焉鄭亂而後入也陳氏傳曰出罪也入罪也則書之（據鄭良霄宋魚石晉欒盈之類）出非其罪入罪也則但書入（據齊小白陽生莒去疾類）凡入皆譏也凡入皆譏也則其曰許叔何以是爲宜入也昔者齊鄭魯三師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人以許東偏奉許叔而使其大夫獲處許西偏許無君者十有五年忽突之亂於是叔始得許若許叔可謂能復莊公之宇矣是故入未有書宇者雖公子也弗謂公子此其曰許叔所以別有罪也叔不書宇則疑於齊小白陽生莒去疾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傳曰謀定許也王貫道曰定許所以撓忽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非國君不言朝此皆微者也則其曰朝何也以子代父也杜元凱曰三人皆附庸之世子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呂忱反

於是謀伐鄭將納厲公弗克而還則其書伐鄭何爲會袲言故也據襄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再會夾儀代齊不克不書例在二年惟其爲會言故而未嘗伐鄭是以不書至以桓之盟會恒不致也宋興魯鄭之憾未釋則曷爲謀納厲公昭公復

國非宋魯之利也故又相與釋怨而爲會以謀之反覆皆以私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氏傳曰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納厲公再弗克也明年高渠彌弑昭公立子亹又明年齊人殺子亹以魯人納突故絕不與通皆不告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公會伐恒書至也會盟不至會伐何以致民爲重也致伐不月苟致以四時首月則書其月一時無

他事不敢廢時首也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人立黔牟而朔出奔也公羊傳曰朔得罪於天子也穀梁傳曰天子召而不往也程子曰朔搆其二兄而致於其死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天子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據玉人于寇據衛朔入于衛逐黔牟于周黔牟之立蓋天子之命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齊地）

左氏傳曰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趡翠軌反魯地）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魯地）

不言其人疆吏也左氏傳曰疆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陳氏傳曰出罪也歸亦罪也則悉書之（據陳黃楚此之類）出非其罪歸罪也則但書歸（據鄭突曹赤之類）凡歸皆譏也凡歸皆譏也則其曰蔡季何以是爲宜歸也蔡桓侯卒無子蔡人召季于陳而立之是故歸未有稱字者雖公子也弗謂公子此其曰蔡季所以別有罪也季不稱字則疑於鄭突曹赤

癸巳葬蔡桓侯

不稱公文誤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不言其人微者也左氏傳曰伐邾宋志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言朔不言日夜食也周人以夜半爲朔鄭康成曰

朔日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以夜食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既謹其始必正其終也

公會齊侯于濼 濼杜洛三音

曷爲不言公及夫人 據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 如齊夫人之志也

濼非夫人之志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曰與曰遂繼事之辭也會不言公及夫人則如齊

曷爲以繼事之辭言之會公之志也如齊非公之

志也見公制在夫人而不能自克以及其身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

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

公公薨于車杜元凱曰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

公羊傳曰夫人與弒公也穀梁傳曰其地於外也 據隱弒不地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歲首必書王月桓曷爲無王見伯者之所由興也伯者之興則何以於桓見之諸侯無王莫甚於桓之世也桓弑隱督弑宋公陳佗殺太子而立鄭突篡其君兄宋鄭之亂諸侯不能討又從而利之而皆不事天子不王之罪莫斯爲甚矣而未至於無王也鄭莊不臣繻葛之戰三綱絕矣而諸侯不爲變則天下遂至於無王矣於是齊滅王后之家合四國以抗王師而納衛朔人心無所底止而後天下伯者興焉夫伯者之事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春秋辨實之際明伯者之興實由諸侯之無王故於桓公之策略不書王而齊桓晉文有事諸侯悉書之以深絕不臣之諸侯也然則桓之不終無王何也元年者是君之始十八年者是君之終不以無王之罪蔽於一國也二年當宋公之殺不以無王之罪蔽於一人也十年當曹伯之卒不使是君不得正其終也五年陳侯卒不與正者陳侯之卒日疑也甲戌己丑非必皆正月之日則陳侯實卒日不可知故不與正也（據長歷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十六日大衍歷甲戌正月二十一日己丑二月六日）桓之盟何以皆月異桓事也桓弑君者也春秋存策書之大體內大惡諱之而

無以正其罪則是春秋之作徒以私夫魯而已也是故春秋辭有内外而法無不行辭有内外故内大惡諱者一國之私也法無不行則日月之例一以施之者天下之公也雖然春秋爲亂臣賊子作也而法之一施乎内者於弑立無辨焉是内之弑其君者獨見釋於春秋也將何以示天下故桓之盟會日月皆從其恒辭以異之而桓罪著矣春秋不徒諱内惡而亂臣賊子無留獄矣崔子方氏曰春秋賤桓於桓之事無譏蓋曰桓弟弑兄臣弑君而立乎其位此其大者不治則其餘無足譏焉耳

春秋集傳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新安東山趙汸 輯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音遜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蒙上文夫人與弑公而史不著其罪於是始還者蒙上文夫人與弑公而史不著其罪於是始還于魯據傳言文姜出史記亦言夫人因留齊不敢歸而父兄百官衆怒羣誚責以桓公見弑之由暮歲留齊之故而孫于齊故變其

恒辭蒙上文以見義也曰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
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夫人與弑之
罪不可掩矣夫人還則何以不致（據出姜書至）絕之也夫
人與弑公不可入于宗廟左氏傳曰絕不爲親禮
也是故孫復還不致終其身有踰竟之事皆不致
也然則子可以絕母乎國君之行與匹夫異有明
天子則齊侯與魯不並立於天下而夫人不得入
于宗廟夫人者所以全莊公也趙伯循曰
穆宗廟主故絕夫人者所以全莊公也趙伯循曰
檀弓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姜氏有與
弑之嫌子不得以爲母臣不得以爲君劉侍讀曰

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
欲一見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母子
至親而不得不絕者義也張主一曰文姜之罪上
通於天絕之所以尊社稷而重本也公羊傳曰內
諱奔謂之孫猶遜也公大夫奔日例此月者有罪也

夏單伯逆王姬（單音善）

單伯者天子之大夫也曷爲書之如吾大夫內辭
也陳氏傳曰惟王人則以內辭書之書會書至書
卒（十四年單伯會伐宋文十四自齊文三年王子虎卒定四年劉卷卒）一如吾大夫內之也其言
逆王姬何公羊傳曰使我主之也天子嫁女于諸
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

大夫同姓者主之送王姬不書據齊桓共姬不書送此何以書以吾斬焉衰絰之中而使爲讎人昏主故書之略恒以明變也穀梁傳曰君躬弑於齊使之主昏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杜元凱曰王姬不稱字尊王且別於內女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王姬之館于外非禮也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其祖廟主王姬者亦將即廟以成禮焉爲館王姬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齊魯方讎天子使魯主齊昏齊侯弑人君父又將親迎於人國都以禮接於其廟雖鳥獸其中豈無所忌哉於是要魯爲築館于外而後親迎焉是齊侯意也曰在喪改築爲禮之變者爲之辭也王姬以夏至魯而秋方築館改築非禮明矣踰三時而親迎之不時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者策命之也來錫命非禮也其言桓公追命也王曷爲不稱天異其事也桓公弑君而立天子不能討於是使魯爲王姬主昏乃追命其先君以寵之是無人紀也於失禮之中又甚焉故王不稱天稱天則疑於錫命文公

王姬歸于齊

王姬歸于齊何以書據宋成夫人王姬不書歸公羊傳曰我主之也我主之則何以書存策書之大體也不月別內女也何休氏曰魯主女為父母道故恩録而書之不月者探人情以制恩也何以不書来逆親迎也穀梁傳曰親迎恒事也不志

齊師遷紀郱鄑郚

徙其民取其地曰遷以其師遷脅之也不書其地分背之非一處也公羊傳曰遷之者何取之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自是始滅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秋七月齊王姬卒

王姬卒何以書據齊桓王姬不書卒陳氏傳曰以吾嘗為之服也然則禮與記曰齊告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猶魯嫁故為之服故為之服或之者疑之則禮未之有也禮未之有而以意起之施諸不共戴天之讎莊公不可為人子矣

冬十有二月

為下事月也據夫人會防不月著例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音灼齊地

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左氏傳曰書姦也高抑崇曰莊公幼故夫人得托國事而出會也

乙酉宋公馮卒 馮音憑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公羊傳曰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孫明復曰朔在齊故溺會伐衛謀納朔也內大夫會伐不月此月者何休氏曰天子新立衛公子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明惡重於伐故月也穀梁傳曰會仇讎而伐同姓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七年乃葬也穀梁傳曰或曰卻尸以求諸侯舉天下而葬一人足不得葬也

秋紀季以鄑入于齊

紀季者紀侯之弟也鄑紀邑也穀梁傳曰入于齊者以鄑事齊也公羊傳曰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陳氏傳曰季以鄑入齊紀侯意也齊自桓之始年挾鄭以圖紀黃之會魯爲之求成不得免焉遷郱鄑部紀之不絕也如綫季以鄑入齊紀於是乎始判是分國以與之也齊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分國以與之苟可以免紀者無不爲也是紀

侯意也

冬公次于滑 鄭地

次者止舍之名無成事則書之左氏傳曰將會鄭伯紀故也鄭伯辭以難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魯地

享食也享大牢以飲賓也古者兩君相見則設享禮于廟中高抑崇曰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況用兩君相見之禮乎然亦爲之名而已名爲紀故而實乃行其私也張主一曰文姜之行魯人習之三十餘年卒至子般閔公荐弑而後止

三月紀伯姬卒

外夫人何以卒穀梁傳曰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何休氏曰天子諸侯絶朞大夫絶緦天子惟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惟女之爲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內女卒日此何以不日國將亡禮不備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外相遇何以書爲紀侯去國言故也次于滑公將謀紀于鄭而鄭伯不至於是鄭伯特要陳侯遇齊侯請存紀之社稷使紀侯得脫身而去之故垂之遇鄭伯爲之也陳氏傳曰自參以上非邦交之舊

矣

紀侯大去其國

此奔也曷爲不言奔修春秋之特筆也諸侯失國恒書奔位未絕也苟被兵而出則不書譏不在奔也必國滅而奔然後書以不死社稷也齊之圖紀久矣紀侯知必不得免委而去之近智以國委季不殘其民近仁五廟有奉可以毋死近義如是而與奔君同辭則溢罰矣故書曰去其國而所托之國不書凡諸侯之托於諸侯以其國可圖興復也苟志不在復歸力不足以爲援則不書可也陳氏傳曰不書者不以奔罪加紀侯也其不以奔罪加紀侯何罪齊也黃之會魯爲之求成不得免焉遷邾鄫鄫紀之不絕如綫也紀季以酅入齊猶不得免焉則有去而已矣失國如紀侯庶幾有辭焉故不以奔罪加紀侯也程子曰大名也吳先生曰紀侯去其國而紀遂亡故名之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外夫人葬不日（據葬宋共姬）此何以日異其事也國亡而葬於仇人故異之以不日爲恒則日爲變也陳氏傳曰內女不葬必有故也而後書葬伯姬在殤齊人取其國而葬伯姬於是特書葬不以往會也是故苟宜書葬雖不往會書之陳哀公在殤楚師滅

陳輿嬖袁克葬之書曰葬陳哀公苟不宜書雖往
會不書楚葬康王襄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
於西門之外不書皆魯史之變例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不復讎而
怨不釋刺釋怨也公羊傳曰公曷爲與微者狩齊
侯也齊侯則稱人何諱與讎狩也讎者無時焉可
與通薛士隆曰齊人則何以知其爲齊君狩遊田
之事也遊田微者則君曷爲與之會君會之非微
者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高抑崇曰不言地者次止無常也

秋郕犂來來朝

穀梁傳曰郕國也犂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是齊侯宋公也（本穀梁傳）其曰人何也公與仇人接春秋
終諱之其人宋公何也以其人齊侯不可不人宋
公也公羊傳曰此伐衛何納朝也穀梁傳曰逆天
王之命也陳氏傳曰其不言納何（據頓子北燕伯）以朝入爲
重也入不書納是故伐鄭納突伐衛納朝書入而

已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此微者也曷爲稱人又稱字修春秋之特筆也王人曷爲救衛欲固黜牟而拒朔也衛侯朔有罪衛人出朔立黔牟有王命矣而五國伐衛以納朔春秋於王人救衛苟從其恒稱則正不正何以辨焉故王人不得稱字而特稱字以尊之明以正也凡救不月雖吾君會伯主救與國不月成七救鄭襄五救陳於是特書月謹其事也穀梁傳曰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孔頴達曰稱人從其班稱字有爲也惡諸侯逆王命故尊王人而稱字以責諸侯也陳

氏傳曰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隱桓之諸侯會盟侵伐徒以定篡弑也衛州吁之亂會者五國宋督之亂會者四國袁之會伐鄭以立突於是伐衛以立朔也以王人將而救衛救衛而克則是天子猶得廢置諸侯矣天子猶得廢置諸侯春秋可以無作而朔終以自立故曰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

穀梁傳曰入者内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絕之也

秋公至自伐衛

公會外大夫伐不致（據莊二十六年會伐徐）此何以致非大夫也
入諸侯以示義則致公以見實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孫明復曰此衛寶也言齊人歸之者齊主兵伐衛
故衛寶先入于齊也胡侍講曰商書俘厥寶玉左
氏傳曰文姜請之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穀梁傳曰恒星者經星也左氏傳曰恒星不見夜
明也公羊傳曰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

也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
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
記異也吳先生曰恒星為有名之經星星謂無名
之衆星恒星不見者夜明如晝故也大星之恒見
者不見則小星之無名者亦無也隕謂自天而隕
沒於半空而不至地其所隕者星之光魄也如雨
言衆多不可為數也小星之無名者隕則大星之
恒見者自若也戴溪氏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
辰麗焉星隕之多氣消散也張主一曰蓋王運將
終自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紀綱法度掃滅盡
矣

秋大水

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無麥苗

穀梁傳曰無麥苗麥苗同時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齊地）

趙伯循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莊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人者人神之主風化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莊公威命不行誠敬之不至耳家鉉翁氏曰當是時莊公以童稚之年挾強齊之援臨制其臣民雖欲防閑其母其道無繇矣張主一曰敝笥載驅錄於齊風尚論其世與衛之鶉之奔奔牆有茨諸篇皆一時之事也魯衛先王之後而婦行放逸同播其惡於萬民夫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蓋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其世衰俗末政之陵夷亦相似也其後慶父弒君亂國與衛滅同時詩春秋之旨蓋相爲表裏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

此吾君將也（據傳公子慶父請伐齊師）何以稱師譏之也莊之會齊春秋終譏之於是將會齊圍郕故出入皆稱師變

文以示義也次不言俟其言俟何俟人而人不至也俟者有會期也以千乘之君陳師出次以期乎人而不至是亦可以反其本矣

甲午治兵

治兵書不時也周官大司馬因秋獮治兵以教戰常事也史不書於是俟陳蔡而陳蔡不至歸而治兵以示武故書之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秋師還

曰師還何據師救齊不書還諱言公則不致也不致曷爲猶書師還民爲重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無知公孫也不曰公孫未命也陳氏傅曰弑君者連稱管至父則其專罪無知何君弑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春秋誅利心是故連稱管至父實弑齊襄無知與聞故者也而無知受之則無知爲逆首公子糾疾實弑楚靈比與聞故者也而此受之則比爲逆首苟以爲利則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此孟子所以深探其本而遏亂原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陳氏傅曰無知嘗踰年則其曰齊人殺無知何是

不成君之辭也何也州吁之弑衛人爲之變不踰年卒討之今也無知之弑齊人亦爲之變踰年卒討之是國有臣子也春秋之初王道猶未墜人心猶止於禮義也以齊襄之不道詩人屢致意焉冀幸一悟而長惡不已至於遇弑然不忘討賊之義故曰國猶有臣子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蔑（蔑音器魯地）

大夫曷爲不名稱大夫則不名也凡稱大夫皆不名名則不曰大夫必殺而後兼稱之公曷爲與大夫盟左氏傳曰齊無君也穀梁傳曰大夫不名無君也不月（公穀無不月例但言不日今正之）其盟渝也初

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二公子在國皆有黨而小白有國高以爲內主有莒衛以爲外主（昭十三年傳文）盟于蔑者子糾之黨來逆子糾也國高已使人逆小白于莒而立之（本齊世家）既而伐齊我師敗績齊人殺子糾是盟無能爲故不月以異之盟者有三日爲詳不日爲略則不月爲異也

夏伐齊納子糾

內師加大國但言侵此其言伐何納所宜納也嗣君在喪曰子糾亡公子也曷爲以在喪之號稱之修春秋之辭也禮立適以長立子以貴子以母貴

也糾魯出也小白衛出也本史記魯出宜貴矣糾兄也小白弟也本荀子史記淮薄昭與淮南王書言桓公殺弟蓋有所避時文帝於淮南爲兄糾貴而又爲兄則糾宜立者也魯納之正也春秋之法納所宜納不書於是伐齊納糾徒以策書大體存則正不正何以辨焉是故正其在喪之稱明其宜立以別於外納不正而後書者此特筆之義也公羊傳曰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陳氏傳曰成糾之爲子也則糾宜立者也

齊小白入于齊

小白繫齊錄外之辭也春秋外辭必繫國不繫國者一事而蒙上文也據納糾繫齊若公伐齊納子糾一事也齊小白入于齊又一事也二事則不得以後事蒙前事故更端而繫之齊也穀梁傳曰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齊人立小白而後葬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音干乾時齊地

此公戰也曷爲不言公一事而再見蒙上文也內師不言敗績據僖二十二年升陘此其言敗績何內不言敗績諱也齊無君公奉正以伐不正戰焉我師敗績非所諱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魯殺糾也則其曰齊人取子糾殺之何公羊傳曰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陳氏傅曰罪小白也魯受命於齊而殺子糾則其罪小白何春秋之法兩下相殺不書雖世子也苟未嗣位殺之亦不書襄公弒國人討無知糾自魯入小白自莒入未知其誰立也小白得國而使鮑叔帥師臨魯以殺糾則是以干乘之國殺其兄焉耳穀梁傳曰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以干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

冬浚洙 浚晉峻

公羊傳曰浚之者深之也曷爲深之也畏齊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魯地

於是齊師伐我公及齊師戰齊師敗績則其但言敗之何略言之也春秋言戰不言伐義不繫於伐也僖十五年韓六二年麦倫之戰文七年令狐十二年河曲齊既敗魯乾時即遣其大夫帥師臨魯魯又乘其再克以伐之不已亟殺子糾猶不釋于魯乎故略其主客恒辭但書敗齊師譏不在魯也內敗外師曰據隱十年菅後十一年鄧略之則不日也

二月公侵宋

宋合於齊侵宋所以撓齊也內師加大國恒言侵

何也惡其不度德量力而興戎搆亂故變其文以譏之也

三月宋人遷宿

穀梁傳曰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公羊傳曰遷者其意也遷之者非其意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外次不書據襄元年晉侯衛侯次于戚之類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桓公既得國即圖伯宋既從次當服魯魯未服於是見伐春秋沒其伐我而郎之次特書之則有關於天下之故矣

公敗宋師于乘丘乘去聲據魯地公及宋戰矣據檀弓則其但言敗之何略言也桓公宿師于郎將以求成於魯也而魯以子糾故不容遽絀於齊桓公不能釋魯以爲後圖而迫之已甚故略之但言宋師而不日譏不在魯也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荊者楚也其以號舉何無君臣之辭也荊本周子男之國則曷爲無君臣惡其以淫名聞于天子不可通於諸侯故不與以君臣之稱也穀梁傳曰狄之也此戰也不言獲修春秋之變文也國君生得曰獲死曰滅大夫生死皆曰獲春秋

謹華夷之辨故略其主客恒辭變獲言以歸不使與諸侯戰獲同文也公羊傳曰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蔡侯何以名不復國也滕子嬰齊戎蠻子赤皆不復國者也陳氏傳曰夷狄交相敗不書據僖二年虢公敗戎于桑田僖八年晉敗秋于采桑之類必敗中國也而後書春秋爲夷夏而作荆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是夷夏之大變也是故書荆自此始而春秋以吳終焉聖人之所甚懼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方圖伯則其滅譚何桓公不能以義屬諸侯也桓公欲合諸侯而再不得志於魯不思德之不修而患力之不足姑務廣其土以衆其民於是滅譚又滅遂也邵子曰春秋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伯者之功罪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其日甚之也再敗之爲已甚矣

秋宋大水

冬王姬歸于齊

不書來逆親迎也左氏傳曰齊侯來逆共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酅音攜

叔姬歸寧曷爲不言來以歸見義也其言歸于鄫何婦人謂嫁曰歸來寧而反國曰歸（據隱十五年鄫季姬婦人從一之義也紀侯去國卒于外而叔姬歸于鄫以待終得從一之義故書其歸也家鉉翁氏曰紀侯雖死於他國亦當附于鄫廟以從其祖故叔姬歸于鄫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萬宋大夫未賜族者穀梁傳曰萬宋之卑者也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閽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大夫出奔不月此其月何佚賊也於是宋人請萬于陳以賂辛殺之不書蔽罪於陳也弒君之賊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其誰可受之天下有無君之國而後可也而陳人受之以爲利陳爲無君之國矣是故王人卒殺于朝于楚不書蔽罪于楚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杏戶孟反）

齊初主會也大夫不名尊齊侯也（據襄八年邢丘傳例）陳氏傳曰將予齊以侈也自是無特相會者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音哥）

始及齊平也不月據桓盟不月我無信也桓公所以汲汲於魯者非徒以釋怨求成也而公曷爲與之盟公與之盟則將從桓公於盟會矣鄄之會宋陳衛鄭之君皆在而公不與幽之盟以微者行於是有西鄙之伐故不月以異之也公何以不致穀梁傳曰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者也桓會不致安之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曹人伐宋

宋人背北杏之會也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周大夫也桓公所仗以圖諸侯者宋也閔公弑桓爲北杏之會以平宋而宋首背之豈以桓非

受命之伯故諸侯有未安其令者乎於是齊請師于天子以伐宋而單伯會之假王命以合諸侯也陳氏傅曰春秋之初王室猶甚威重也衛之定州吁也紀之求成於齊也皆欲假寵於王齊桓之興亦必請王師而後專伐自伯者之令行天下諸侯不復知有王矣

秋七月荊入蔡

蔡侯在楚而蔡人會齊侯于北杏荊所以入蔡也楚強甚矣而中國之勢未合蔡遂服從於楚自是終桓之世不與中國會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音絹

其曰單伯會之何王人以內辭書也桓公請王師以伐宋宋既服遂假王命以長諸侯故單伯會諸侯于鄄初命齊侯以伯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會于鄄

其復會何單伯既還桓公始自以方伯之禮會諸侯也左氏傳曰春復會焉齊始伯也蓋春秋予齊以伯於是始然是時魯未至鄭復叛諸侯之從齊未有能堅決者也則其予之何諸侯無王久矣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蔡既折而入楚鄭厲公失國亦自通于楚中國一日不可無伯矣諸侯知有伯之厲已而不圖天下之危亡諸侯之私也春秋撥亂世反之正莫先於攘夷狄安中國以爲非桓公莫能任其事者故單伯會伐宋會諸侯于鄄既以策書大體存桓公有事諸侯悉書之天下之公也春秋存策書之大體則莊王僖王崩葬何以不書春秋之予齊不徒以其名也予之以其名者所以責其實也朝覲不歸獄訟不至以一人焉弔喪以一人焉送葬以爲事天子之常東遷諸侯斯以爲無王也桓公既伯令諸侯十二歲一同盟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此何禮也而其所以事天子者亦惟一人焉弔喪一人焉送葬以爲常王室之賴於伯者如斯而已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公假天子之

命以統諸侯而不率諸侯以事天子朝覲會同天子之事也桓公何爲用之如是而春秋不爲之變則春秋徒曰桓文而已矣莊王崩會于北杏之前年也僖王崩同盟于幽之次年也是王伯始終之際也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二王崩葬不書以爲東周之大變也此春秋所由作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以國事行也或曰求婦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鄫 鄫音覽

宋故也齊伯矣曷爲先宋大夫自以其班也

鄭人侵宋

背鄫之會也鄭屬公嘗自通于楚矣其入國也不
告於楚而又不誠服於齊中立以觀釁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秋荊伐鄭

楚與中國爭鄭於是始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
滕子同盟于幽

言會曾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齊先宋主會也則
許男何以先滑伯公羊傳曰其序則主會爲之蓋

伯以其愛惡進退而易周班不惟此也曰同盟何伯者所以一諸侯之心也古者天子巡守諸侯會于方岳之下則有盟桓公合諸侯以創伯故假會盟方岳之義而稱同盟以一諸侯之心也左氏傳曰同盟于幽鄭成也自幽而後凡爲諸侯之叛服而盟則稱同其不爲諸侯叛服而盟者不稱同也葉少蘊曰周官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會以嚴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若有征伐以討不庭則王命方伯連帥而諸侯從焉此之謂時會王十二歲一巡守諸侯會于方岳之下而受命王不巡守則合諸侯受命於王國此之謂殷同齊侯圖伯

諸侯從之者衆故假殷同之禮而行之故再盟于幽歷十有二年陳氏傅曰諸侯初至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公羊傳曰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

邾子克卒

邾儀父也杜元凱曰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詹鄭大夫未賜族者不稱行人使也桓公合諸侯同盟于幽將班政也而鄭於朝聘數有難焉者故齊人以伯令召其大夫而執之

夏齊人殲于遂殲音夾
穀梁傳曰殲者盡也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許韓氏曰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其君不詘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其民不歸也孟子謂伯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外逃不書據宣十七年高固襄十六年高厚逃來奔以病齊也詹以大夫見執苟宜受命專之可也而踰三時終不服則伯國新令必有不即乎人心者矣齊知不能詘而緩之使逃蓋以力服人者力有時而窮也

冬多麋麋音眉
何休氏曰以多爲異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不言日不言朔日與月差也公羊傳曰朔在後也何休氏曰謂晦日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不言來追不言弗及略夷狄也據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公追齊師弗及要書

秋有戲戲音虧廣韻音域
穀梁傳曰一有一亡曰有戲射人者也公羊傳曰記異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媵音盈又剩

媵者送女使從適也禮諸侯卿大夫取則同姓媵之鄄其從適之地也公羊傳曰媵不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何休氏曰鄄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伐魯故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也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不月者據內大夫奉國家後背結之約非結不信也穀梁傳曰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月公穀無不月例說在九年數淪惡之也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此在鄄之師也公子結之盟齊侯爲緩師而公不從故卒見伐也時王室亂衛侯朔叛王與燕人納子頹齊侯方伯也不能勤王而汲汲於服魯以不得魯則不敢失衛也齊侯見義不爲而諸侯是急以是圖伯無惑乎糾合之難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放也謂赦宥也眚過也胡侍講曰肆大眚譏失刑也大眚皆肆則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殺非大夫公子史不書據傳晉殺平鄭及七輿大夫楚殺宜申之類以微者名氏不登于策也苟公子也以討亂殺之則不書本陳氏據莊十二宋殺子游文十四楚殺子燮子儀成十宋殺圉龜鄭殺子華文十八宋殺母弟須以君父討子弟而當其罪雖專殺無以議爲也必殺之非其罪也而後書御寇則何以書觀其書人以殺與討亂同文又公子完爲御寇之黨而不書其奔則是以亂討而非其罪者也左氏謂御寇爲陳太子蓋見紕於其君而國人得以非罪加之爾至若大夫則殺之雖當其罪猶以專殺書之穀梁傳曰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夫子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陳氏傳據信十六

曰稱人討辭也據晉殺先都士穀其鄭父陳殺公子過之類非殺有罪也而亦稱人猶曰衆人殺之云爾胡侍講曰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也

夏五月

五月非時首何以書史爲繫事書也春秋不書其事猶存其月者備一時也然不改爲四月者明其文則史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傳曰高傒貴大夫曷爲就吾微者盟公也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穀梁傳曰不言公高傒伉也范甯氏曰書日則公盟也

冬公如齊納幣

莊公志不在於從伯而欲繼其世昏恥於朝齊而假他事以往非有公天下之心也亦以其私而已穀梁傳曰納幣大夫之事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杜元凱曰母喪未再朞而圖昏也家鉉翁氏曰納幣者齊襄之女也二十有二年春公至自齊終莊公之世僅三如齊皆致此誤明矣

祭叔來聘

祭叔者祭公之弟來聘爲祭公使也何以不稱使王臣無外交禮之所不得言也陳氏傅曰聘來有

不稱使者其不稱使何私相爲好也自桓之中年
王室無聘魯者於是祭叔私相爲好也
夏公如齊觀社
公羊傳曰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外傳曰莊公如
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齊棄太
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
也何以訓民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
聽遂如齊穀梁傳曰以是爲尸女也范甯氏曰上
爲女往以觀社爲辭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荆稱人以來聘也不稱使荆未有君大夫也以其
來接於我故稱人以成文以其未有君大夫故卒
復其恒稱據二十八年書荆伐鄭皆從史文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蕭者宋之附庸叔其君之字也附庸之君大者稱
字言朝公公在穀也不言來穀齊地也時齊侯在
穀蕭君來朝伯主因得朝公也
秋丹桓宮楹
何休氏曰爲將取齊女欲以誇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扈音戶

盟于防遇于穀矣其復盟于扈何也用見齊侯之汲汲於魯也齊侯恐公志在得妻而不在於從伯故盟于防而後許之納幣遇于穀而後許之請期盟于扈而後許之逆女齊侯於魯勤矣魯與齊鄰國而世爲昏齊不得魯則諸侯不親自長勻乘丘以來齊侯知公不可以力服也故委曲調虞十有餘年而卒致公於盟會桓公庶幾有伯者之度矣桓盟不日此其日何離盟非伯之事故異之以不日爲恒則日爲變也葉少蘊曰桓公已伯矣復爲離盟則非諸侯之政也以昏而固其好耳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桷音角

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桓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內逆女雖得禮必書存策書之大體也來逆女不書略外也春秋詳內以見實則略外以明義也

秋公至自齊

公以夫人至自齊則其曰公至何夫人不與公俱

入也穀梁傳曰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羊傳曰其言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何休氏曰約遠媵妾也杜元凱曰蓋以孟任故孫明復曰公親迎於齊不與夫人俱至失夫道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道也婦人從夫者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覿徒曆反
公羊傳曰宗婦者大夫之妻也覿者見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服修云乎何休氏曰日者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

故著其明日也宗婦者大夫為宗子者也張主一曰夫人至大夫見於廟宗婦見於內禮也並覿同贄失男女之別也
大水
冬戎侵曹
春秋之初諸侯有戎難不書據傳隱九年北戎侵鄭桓六年北戎伐齊自中國有伯而戎狄為中國患則其責有所歸矣故由是而後凡戎狄為中國患悉書之
曹羈出奔陳
此踰年矣則其名之何嗣君失國恒稱名也
赤歸于曹

杜元凱曰爲戎所納故曰歸胡侍講曰宋人執鄭
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
制在戎也高抑崇曰戎制諸夏廢置人君亦以病
齊桓也

郭公

文關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穀梁傳曰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陳氏傳
曰諸侯初交聘也前乎此非王室若姻鄰無聘魯
者自女叔之後諸侯之會數而朝聘皆之乎盟主
是故吾大夫如齊自僖之初年始春秋之初吾君

大夫適他邦必有故也有故而後行猶私相爲好
而非定制也王室衰諸侯私相爲好而非定制是
謂亂初生也由僖而下朝聘皆之乎盟主天王狩
于河陽公朝于王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
如京師遂如晉吾未知其所終矣春秋所以作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
左氏傳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朝吕大圭氏曰日食陰勝
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故責神諸侯旱自責而已
陽社陰之神也天子尊故責神諸侯旱自責而已
胡侍講曰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

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爲大綱然不鼓于朝而
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氏傳曰亦非禮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
眚不鼓杜元凱曰門國門也孔穎達氏曰鼓與牲
二事皆失故書之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凡內出朝聘皆曰如始行則書之
未成禮之辭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內特侵伐不致其致伐戎何予公以伐戎之義也
內侵伐非脩怨則爲暴而已戎嘗渝盟侵我至于
濟西公追之弗及至是乃伐之異乎脩怨之師矣
曹殺其大夫
殺大夫何以不名殺之者非其君也凡殺大夫恒
名之君臣之辭也苟非其君殺之則不名所以別
於大夫之見殺於其君者也陳氏傳曰莊公卒有
戎難羈出奔陳赤於是篡曹而殺其大夫則必不
義其君者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齊令也魯之從伯於是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朝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洮音陶

伯姬莊公女也洮魯地也伯姬何以會于洮爲杞伯之將來朝也杞侯嘗朝桓矣魯人以爲不敬而入杞杞伯既昏于魯將來朝而以伯姬先之虞不敬也莊公甚愛其女爲出會于洮蓋貶爵之義於是始左氏傳曰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陳氏傅曰內女爲夫人凡八見於經未有書公會者而會自姬始由是來朝其子由是來求婦伯姬之爲皆未之前聞

也陸淳氏曰公及杞侯伯姬皆失正也參議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傳曰陳鄭服也杜元凱曰陳亂而鄭獲成於楚皆有二心於齊今始服也穀梁傳曰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衰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禮臣既卒不名外大夫不葬此何以葬公羊傳曰通乎季友之私行也左氏傳曰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大夫以事行者言其事事不

得書但言如此非國事也則其言葬原仲何陳魯之好由二臣始故諸侯於公而往葬之蓋衰世之志也

冬杞伯姬來

歸寧也歸寧不書據杞叔姬鄫季姬來寧不書此何以書譏以婦人與國事也婦人無外事故內不言出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冬杞伯姬來朝爲國不以禮而使婦人往來其間非歸寧之義矣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僖十四年僖二十七年姬來僖二十八年大不字小而薄其舅甥之恩蓋有自來矣

莒慶來逆叔姬

卿自逆也公自主之非禮也穀梁傳曰諸侯之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劉侍讀曰內女雖親體不敵不書于策所以尊君也叔姬非適諸侯何以書以公之自主之公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

杞伯姬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戰不言伐而言伐伐不言日而言日謹王命也於

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齊侯方伯也以天子之命命方伯討有罪自東遷以來於是始見之故取戰之目加於戰之上以謹之也此齊侯也其稱人何桓公不以王命討罪也衛侯朔叛天子納子頹其身雖已死而天討不可以終廢也本程子而齊侯戰敗衛師取路而還以天子之命命方伯伐衛不能正其罪而苟焉以自私桓公爲不職矣故雖齊侯自將而奪其恒稱以罪桓也陳氏傳曰東遷之後諸侯始放春秋之治在諸侯而大夫不與北杏之後盟主始專春秋之治在盟主而諸侯不與此君將稱人之義也戰必言其地其不地何略之也以衛人敢於敵王命不得與諸侯交戰者同文也敗者稱師衛何以稱人穀梁傳曰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曰不可不人衛者不以齊侯廢命而釋衛之罪也趙伯循曰罪衛之不服王命故異其辭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齊令也於是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則救鄭之役曷爲獨使吾君親之公嘗敗齊師于長勺于乘丘于鄑獲南宮長萬齊侯以爲吾君能師者

也故伐徐救鄭皆請公自將以爲功而齊人宋人屬焉桓公可謂善用諸侯者矣

冬築郿 公梁作微 郿魯下邑

大無麥禾

胡侍講曰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辭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穀梁傳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何休氏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儲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乏莊公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畜也

二十九年春新延廄 廄音究

公羊傳曰新延廄修舊也凶年不修穀梁傳曰延廄者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爲書之古之君民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

齊令也

秋有辠 音扶味反

公羊傳曰記異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內女卒日此何以不日降於夫人也非夫人何以書以恩録也國亡君死叔姬待盡于鄣正也魯人弔其喪會之葬禮也明臣妾之道叔姬不以國亡而虧婦行推親親之義魯人不以紀滅而薄姑姊妹之恩見人道始終之爲重也策書之大體存而得失著矣

城諸及防魯邑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次于成

齊令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穀梁傳曰降下也鄣紀之遺邑也趙伯循曰降服而爲附庸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而後克葬也內女爲夫人葬不日此非夫人也則其日葬何異其事也公羊傳曰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氏傳曰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人伐山戎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劉侍讀曰譏厲民也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侯已伯矣曷爲親來獻捷與公爲好也齊侯圖諸侯首得宋而宋背盟次得陳鄭而陳鄭貳會于鄄而宋成同盟于幽而陳鄭以服諸侯之從齊者猶未足恃也莊公之事齊也後而從伯也專桓公所賴以服諸侯而成伯功者莫親於魯矣是故伐

徐救鄭既皆請公主兵會城濮而伐衛遇魯濟而伐山戎又皆即謀於我於是又假獻捷躬至魯庭以堅兩君之好爲桓公知以力服人者有時而窮故不難於以身下諸侯也其月異事也據諸侯來奔喪會葬不月左氏傳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秋築臺于秦魯地

穀梁傳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惡內也或曰倚諸桓也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外相遇不書書梁丘何以齊侯之緩於伐楚也方氏傳曰齊爲楚伐鄭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於是又七年而始合諸侯伐楚梁丘之遇爲之也穀梁傳曰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張主一日齊侯不以伯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汪仲裕曰盟會征伐莅齊侯尊伯主也遇者草次之期莫適爲主故序爵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此殺也何以書卒從史文也春秋之變文必有辨於名實者也苟無亂於名實春秋奚辨焉於是公

疾叔牙欲立慶父季友使鍼季以君命酖之立叔孫氏有司國人不與也而以討辭書之亂名實矣

牙卒時公有疾未嘗臨喪則其書日何勢不得臨非恤典薄也公羊傳曰公子牙殺則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季之曷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陳氏傅曰牙書卒喪以大夫之禮也牙將與慶父夫人爲亂雖酖之而立叔孫氏使若死於位然是喪以大夫

之禮也緣君臣之義不得私其親緣親親之恩不
與國人慮兄弟也立叔孫氏使之若死於位則淫
人何與焉史著其迹春秋察其心後世有考焉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曰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
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啖叔佐曰凡公薨必書
其所詳內事重凶變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子般即位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則其書
卒何內大惡恒諱之也公羊傳曰子卒云子卒其
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

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何
休氏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明
繼父也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既葬不
名無所屈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稱子也
踰年稱公不可曠年無君也稱卒不地者降成君
也

公子慶父如齊

於是季友出奔陳故慶父如齊請立閔公以說于
齊也左氏傳曰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
人立之張主一曰慶父弒君之賊也齊桓聽其來
復使之歸以遺魯禍失方伯之職也

狄伐邢

許翰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戎狄荆楚交侵中夏使無齊桓攘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春秋集傳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